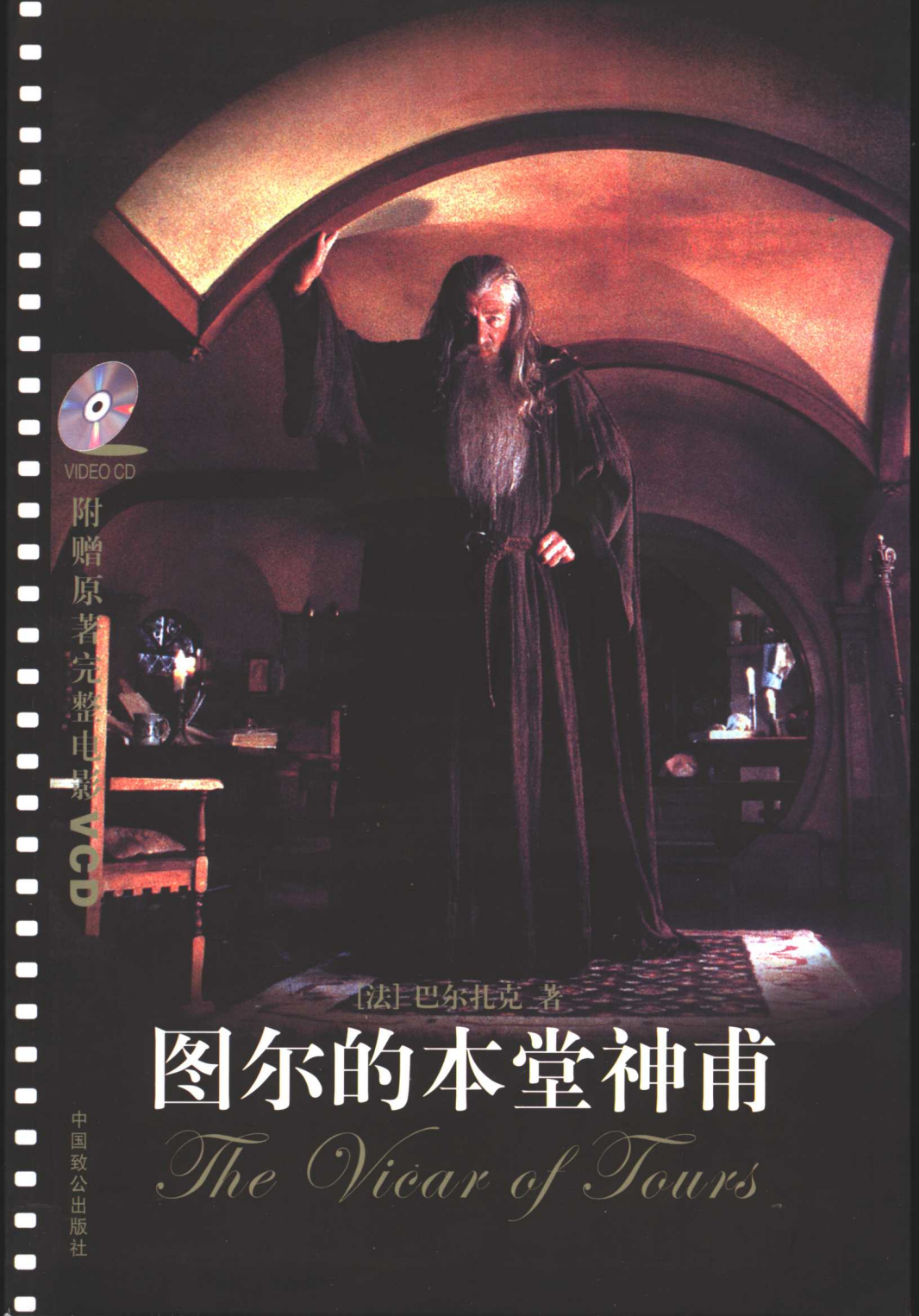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法] 巴尔扎克 著

图尔的本堂神甫

The Vicar of Tours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尔的本堂神甫

[法] 巴尔扎克 著

傅雷等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尔的本堂神甫/(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傅雷等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Ⅰ.①图… Ⅱ.①巴…②傅… Ⅲ.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308号

图尔的本堂神甫

译　　者:傅　雷等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66168543 邮编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0.5
字　　数:4169千字
版　　次: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I·006　　定价:330.0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七九九～一八五〇)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世界文学中卓绝的小说家之一。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一八一六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一八二九年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三十～四十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终因劳累过度于一八五零年八月十八日与世长辞。作品总集《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多部小说,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而且蔚为奇观,成为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壮举。其中不但有像《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长篇小说的杰作,而且有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巴尔扎克叙事的激情和文学的才华至今震撼着人们,他刻画的人物也活在人们心中,其中对社会的批判,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

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这就是《人间喜剧》。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

本书另外还收入了中篇杰作《夏蓓上校》、《被遗弃的女人》、《家族复仇》和《纽沁根银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图尔的本堂神甫 …… 傅　雷　译(1)
被遗弃的女人 …… 叶雨寒　译(61)
夏倍上校 …… (103)
家族复仇 …… 王席贵　译(159)
纽沁根银行 …… (220)

图尔的本堂神甫

献给雕塑家大卫[1]

我把你享有两代盛誉的大名题在拙著的篇头，而拙著的寿命还颇成问题；你把我的名字镌刻在青铜上，即便铜章铸造得十分粗糙，青铜却是与世长存的。后世的奖章学家们将在巴黎的灰烬里发现多亏你才名垂千古的人物，并想通过这些人物了解以往的朝代，但你的工作室出产的头像是如此之多，他们岂不要手足无措？神奇的力量是属于你的，我谨致衷心的谢意。

德·巴尔扎克

一八二六年初秋，我们这故事的主人翁皮罗托神甫[2]晚上从一份人家玩儿回来，突然遇到一场阵雨。他急急忙忙穿过小广场，不管一身肥肉多么累赘，他尽量的加快脚步。僻静的小广场坐落在图尔的圣迦西安大堂的凸堂[3]背后，叫做游廊场。

---

① 大卫·德·昂日(1788—1856)，法国雕塑家，曾作过两枚巴尔扎克头像，一幅巴尔扎克素描和一尊巴尔扎克半身铜像。铜像现坐落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巴尔扎克墓上。

② 皮罗托神甫名叫弗朗索瓦，即在巴黎开香粉铺的赛查·皮罗托的哥哥，见巴尔扎克另外一部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③ 旧教教堂最后一部分供圣像，作祭坛用的地方作半圆形，凸出在整个教堂之后，称为凸堂。

矮小的皮罗托神甫本是容易得中风的体质，年纪六十上下，已经发过好几次痛风症。在人生所有的小灾小难中，那好脾气的教士最恨大银搭扣的鞋子里突然灌水，弄得鞋底湿透。教会中人都会保养身体，皮罗托脚上终年裹着法兰绒套袜，但鞋子浸过水还是免不了受些潮气，第二天痛风症又得复发，提醒他老毛病始终没断根。可是游廊场的路面经常干燥，皮罗托又在德·利斯托迈尔太太家玩惠斯特赢了三法郎五十生丁，所以尽管穿过主教官邸广场的时候已经雨势猛烈，他也满不在乎。那个时候，他正对着自己的美梦出神：那是心里存了十二年的一个欲望，教士的欲望！天天晚上在暗中酝酿的欲望看来快实现了！他仿佛已经披着教区委员[①]袖子镶皮的法衣，好不舒服，再也感觉不到天气的恶劣。圣迦西安教区委员会最近有一个空额，经常在德·利斯托迈尔太太家聚会的人差不多向皮罗托保证一定能补上去，说候补人员中就数他一个人最有资格，他的权利虽然长时期不受重视，却是一致公认的。倘若打牌输了钱，倘若和他竞争委员的波阿雷神甫到手了职位，老好人准会觉得倾盆大雨冷不可当，说不定还会怨生活太苦呢。但他正处在人生难得的场合，心中的得意使他忘了一切，加快脚步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描写人情的故事最要紧说出真相，当时皮罗托既没想到阵雨，也没想到痛风症。

游廊场靠大街那边从前有好几幢屋子，外面砌着围墙，本是大教堂的产业，给教区委员会的一些要人住的。自从教会产业归公[②]以后，市政府把屋子中间的过道改成一条马路，从游廊场通往大街，叫做唱诗班街。这名字就说明当初是唱诗班领班和他领导的唱诗学校的旧址，也是靠唱诗班吃饭的人居住的区域。街的左手只有一所屋子，圣迦西安大堂的飞扶壁[③]穿过屋子的围墙，

---

① 教区委员等于主教的顾问，在旧教教会中是相当高的职位。

② 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一律被政府充公，大部分拍卖给私人。

③ 哥特式教堂的大墙之外另有较矮的墙，用悬空支架的支柱撑扶正墙。矮墙名叫飞扶壁。

直立在又小又窄的园子里，叫你看了想不透到底是先有大堂呢，还是先有那年深月久，变成暗黄色的屋子。可是考古家把屋子的外表，门上的环洞，窗的形状和装饰花纹细看之下，就会发觉屋子和巍峨宏伟的大堂不但相连，当初原是一体。在法国，图尔是文学气息最薄弱的一个城市，倘若当地也有一个考古学者的话，在走进游廊场的口子上还能看出一些连环拱廊的遗迹，那是以前教士住宅的门面，同教堂的整个风格完全调和。大教堂经过悠长的岁月颜色苍黑，布满裂痕，又冷又潮湿，长着青苔和高高的野草。屋子坐落在大堂北面，经常罩在大堂的阴影之下，从早到晚静到极点，只有钟声，从教堂里透出来的做日课的声音，或是栖宿在钟楼顶上的红脚乌鸦的聒噪声，偶尔冲破四周的岑寂。那儿竟是一片僻静的石头世界，清静的环境另有一番情调，只有一无所用的脓包或者性格特别刚强的人才住得下去。我们说的那屋子一向住着神甫，房东是个老姑娘，叫做迦玛小姐。产业虽是迦玛小姐的父亲在恐怖时代向政府买来的，但二十年来老姑娘始终招留教士，所以到王政复辟时代也没有人觉得一个虔诚的妇女保留一所公产有什么不好；热心宗教的人或许以为迦玛小姐存心在身后把屋子捐给教会；至于上流社会，他们根本不觉得屋子的用途有什么改变。

皮罗托神甫向那所屋子走去，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两年了。他的一套房间和教区委员的职位同样是十二年来眼热的对象，是 hoc erat in votis[①] 的目标。当教区委员和寄宿在迦玛小姐家里，算是皮罗托一生之中两件大事，大概把一个教士的雄心包括尽了。出家人认为人生不过是走向天国的旅行，在尘世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只求睡得舒服，吃得称心，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有几双银搭扣的鞋子，此外还想弄一个教区委员的职位满足一下自尊心。据说这个解释不清的心情便是我们到了上帝身边也消灭不了，因为圣徒之间还有等级之分。皮罗托神甫没有住进房间之前觊觎那房间的心，在时髦人物

① 拉丁文：我所欲也。

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对皮罗托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不但阻难重重，而且和作恶的欲望一样充满着希望，快乐和内疚。

迦玛小姐限于屋子的大小和内部的分配，没法招两个以上的房客。在皮罗托搬进去以前，大约有十二年光景，脱鲁倍神甫和沙帕鲁神甫由迦玛小姐照料得又快活又健康。脱鲁倍神甫还活着。沙帕鲁神甫死了，皮罗托马上补了他的缺。

沙帕鲁神甫生前是圣迦西安的教区委员，和皮罗托是好朋友。副堂长每次去拜访教区委员，对他那套住房，家具和书柜，总是不胜羡慕。这个羡慕的心后来变了想取而有之的心。皮罗托的欲望实在无法抑制；而一想到只有最知己的朋友死了，他暗中那个越来越强烈的欲望才能满足，心里就觉得说不出的痛苦。沙帕鲁和皮罗托都没有钱。两人全是农家子弟，除了教士的薄俸，别无收入；少数积蓄早在艰苦的大革命时期花完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时候，沙帕鲁神甫当上圣迦西安的教区委员，皮罗托当了大堂的副堂长。沙帕鲁这才寄宿在迦玛小姐家里。皮罗托到委员的新居去看他，觉得房间分配很好，别的什么也没注意。他那份觊觎家具的心思很像有些年轻人的爱情，开场不过对一个女人冷眼欣赏，没想到后来竟爱了她一辈子。

那套房间坐落在一幢朝南的偏屋里，打一座石扶梯进出。正屋临街，底层住着脱鲁倍神甫，楼上住着迦玛小姐。沙帕鲁搬进去的当口，每间屋子都空无所有，天花板被煤烟熏得乌黑。石头砌的壁炉架框子，雕工很马虎，从来没上过漆。穷委员先搬进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寥寥几本书。整套房间仿佛一个衣衫褴褛的美女。过了两三年，有位老太太留下两千法郎遗产送给沙帕鲁，他用来买进一口橡木书柜，是黑帮[①] 拆毁了一所古堡卖出来

① 王政复辟时代有一帮投机商买下古堡拆毁，将地基与花园分块出售，变卖其中的铅、铁、铜等金属制品，屋内家具则零星出卖。当时诗人雨果带头痛恨此辈，斥为“黑帮”。黑帮原是法国史上称呼德国雇佣兵的名称。

的，出色的是柜子的雕工，便是艺术家见了也会赞赏。神甫买下来主要还不是贪图价钱便宜，而是因为书柜的大小和游廊完全相配。那时沙帕鲁正好有笔积蓄，把素来不用的寒伧的游廊全部刷新，地板细细擦过，天花板刷白，护壁板重新油漆，显出橡木的花纹和原来的色调。旧的壁炉架拆了，用云石重新砌过。教区委员趣味不俗，特意物色了几把胡桃木雕花的旧靠椅。随后又放进一张紫檀长桌，两件布勒[①] 制造的木器，把游廊布置得颇有风格。两年之内，靠着几位慷慨的太太和虔诚的信女的捐献和遗赠，虽然数目有限，书柜里空荡荡的格子也摆满了。临了，沙帕鲁的一个叔叔，奥拉托利会[②] 会员，过世了，沙帕鲁得到的遗赠有一部对开本的《初期基督教宗师文选》和另外几部大书，对教士说来都是珍贵的书籍。四壁皆空的游廊逐渐改变面目，皮罗托看着愈来愈诧异，情不自禁的眼热起来。那间书房跟教士们严肃的生活太调和了，皮罗托心里就想取而有之。这个欲望一天天的加强。副堂长原先只觉得各个房间分配得好，后来在那儿整天做过工作，便进一步欣赏环境的安静。以后几年，卧室经过沙帕鲁的收拾，竟像一个小圣堂，门下一般虔诚的妇女还帮他装饰得更美。一位太太送他一套卧房装饰，全是绒绣的，那太太当着老好人的面绣了很久，老好人根本没料到是送给他的。所以卧室和游廊一样叫副堂长看得眼花缭乱。沙帕鲁过世前三年又装修了客厅，那就没有一个房间不舒服了。虽然家具上钉的面子不过是红丝绒，皮罗托已经为之心神陶醉。自从教区委员的客厅粉刷一新，挂起红绉纱窗帘，摆着桃花心木家具，铺着奥比松地毯，沙帕鲁的寓所就成为副堂长暗中垂涎的目标。能够住这样一套房间，睡在沙帕鲁睡的那张挂大绸帐子的床上，像沙帕鲁一般舒服的享受应有尽有，在皮罗托心中便是全福；他再也看不到更远的地方。普通人对于世俗的东西的艳羡和

① 布勒(1642—1732)，著名的紫檀木器匠。

② 基督旧教的宗派之一，十六世纪时创立于罗马，十七世纪时传至法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野心，在皮罗托都集中在一个隐藏的根深蒂固的念头上，巴望有一个住处和沙帕鲁布置的一样。有时朋友病了，皮罗托去探望，那当然是出于一片至诚；但知道教区委员身体违和的时候，或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皮罗托心坎里总不由得万念俱集，归纳起来永远是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意思：

“要是沙帕鲁死了，我就能住他的屋子。”

可是皮罗托心地极好，头脑狭窄，人又不大聪明，决不至于出计划策叫朋友把书柜和家具在身后送给他。

沙帕鲁为人自私，可是和气，宽大。朋友暗中觊觎的心本来容易猜着，他当然猜着了，也原谅了，那在一个教士也并非难事。不过副堂长对他的友谊始终如一，天天陪他在图尔林荫道散步，二十年来从未间断，散步的时间也不曾打过折扣。皮罗托认为自己那个不由自主的欲望是桩罪过，为了补赎，恨不得为沙帕鲁赤胆忠心出一番力才好。沙帕鲁对于这样天真这样诚恳的友情不能不报答，临死前几天，正当副堂长念《每日新闻》[①] 给他听的时候，对副堂长说：

“这一回我的房间归你啦。我觉得我真的完了。”

果然，沙帕鲁神甫在遗嘱上写明把书柜和家具送给皮罗托。多么渴望的东西到了手，寄宿在迦玛小姐家的愿望马上要实现了，皮罗托失掉朋友的悲痛也就减淡许多：他大概不会让朋友复活，但着实伤感了一番。几天之内，皮罗托的心情活像卡冈都亚：老婆巴贝克在生产庞大固埃的时候死了，卡冈都亚不知道是为得子而高兴好，还是为丧妻而悲伤好，结果他弄错了，对老婆的死亡大为得意，对儿子的出生遗憾不置[②]。皮罗托哀悼亡友的头几天，忙着查点他的藏书，把他的家具一样样的动用起来，察看一番，嘴里念念有词的说着：“可怜的沙帕鲁！”那种声音语调可惜没有用音符记录

---

① 当时的极端保王派报纸。

② 见拉伯雷小说《巨人传》第二部第三章：《卡冈都亚遇丧妻之痛》。

下来。总之，快乐和悲痛占据了他全部心思，来不及再想到旁的事情；连沙帕鲁遗下的委员缺份被别人补了去，也不觉得难过；沙帕鲁原是希望皮罗托能接他后任的。

迦玛小姐很乐意让副堂长在她家里包膳宿。过世的教区委员素来向副堂长夸耀他的物质生活多么舒服，这生活从此轮到副堂长来享受了。好处简直数不清！根据沙帕鲁生前的说法，迦玛小姐对两个房客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图尔城里所有的教士，连总主教在内，都得不到那样的照应。教区委员在林荫道散步的时节，跟朋友谈话的开场白差不多老是离不开他刚吃过的丰盛的饭菜；而在一星期七次的散步中间，沙帕鲁至少要把下面那样的话对皮罗托说上十四遍：

“那再好没有的姑娘替教会服务竟是她一生的志愿。你想吧，前后十二年功夫，雪白干净的内衣，披风，祭衣，领巾，永远端整得好好的。每样东西放在老地方，尽够你轮流更换，还带着菖蒲香呢。家具老是抹得干干净净，我久已不知道什么叫做灰土了。你可曾发见我屋里有过一星半点的灰土？从来没有！烧壁炉用的柴挑的是上等木材，每件小事都妥帖周到。总而言之，仿佛迦玛小姐的眼睛从来不离开我的房间。什么事都不用你费心，我记不起十年之中可曾打过两回铃。嘿！这才叫生活！样样东西一拿就着，拖鞋也不会有一只没一只。屋子里老是暖暖和和，饭菜老是精美可口。有一回，生炉子的吹风卡着嗓子，叫人发急；我只开一次口，第二天迦玛小姐马上换了一个挺好看的吹风，还给我一把火箝，就是你看见我拿着夹木柴的。”

皮罗托听着只说了声：“还带着葛蒲香！”

带着菖蒲香这几个字老是引起皮罗托注意。在可怜的副堂长耳朵里，教区委员的话简直在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幸福。副堂长自己经常为了领巾祭衣弄得头昏脑胀：因为他生活毫无规律，往往连叫人开饭都会忘记的。所以每逢募化或者做弥撒，在圣迦西安堂里一看见迦玛小姐，皮罗托总得又温和又慈祥的望她一眼，就像

圣女泰蕾丝望着天空一样。

人人贪图而皮罗托想望不已的享受固然到手了，但无论是谁，哪怕教士吧，心中没有一点儿梦想是活不下去的；十八个月以来，皮罗托神甫把升级的愿望代替了已经满足的两个欲望。他对教区委员的头衔，变得像平民出身的大臣对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一样重视。升级的可能性，德·利斯托迈尔太太家一帮人给他的希望，使他快活得飘飘然，直要回到家门才想起他的雨伞忘在主人家里。每星期三晚上，他总在德·利斯托迈尔老太太家玩儿；那边的一般常客关于他的升级说了许多话，让他颠来倒去地想着，越想越得意，要没有倾盆大雨，也许根本就想不起什么雨伞。副堂长当下拉着门铃，那股劲儿仿佛告诉女佣人不能多等。接着他把身子缩在门洞里，想少淋一些雨；不料屋顶上流下的水恰好冲着他的鞋尖。一阵阵的狂风又卷着雨水直扫过来，赛过淋雨浴。皮罗托把女佣人走出厨房，拉门闩上的绳子，一共需要多少时间计算了一下，又拉起铃来，那阵叮叮当当的响声可是意义很清楚的了。

他听见门内毫无动静，心上想："他们是不会出去的啊。"

他拉了第三次铃，刺耳的声音不但在屋内闹成一片，还有大教堂的各个部分传来的回声，屋内的人受到这样的惊扰不会不醒的了。果然，不多一会，皮罗托半着恼半高兴的听见女佣人的木靴在石子路上格噔格噔响起来。担心痛风症的老头儿以为受罪马上受完了，事实上却没有这么快。玛丽亚娜跑来不是拉绳子，而是拿大钥匙开锁，拔掉上下的门栓。

他对玛丽亚娜说："这样大的雨，怎么让我拉铃拉了三次？"

"先生，你看大门不是上了锁吗？我们睡了很久啦。已经十点过三刻了。小姐当是你没出去呢。"

"你明明看着我出门的，你！小姐也明知道我每星期三都上德·利斯托迈尔太太家。"

玛丽亚娜一边关门一边回答："哎，先生，小姐吩咐我怎办我就怎办。"

皮罗托神甫正因为刚才的好梦做得太快活了，听了这两句愈加不舒服。他一声不出，跟着玛丽亚娜上厨房去拿烛台，满以为烛台摆在那儿。谁知玛丽亚娜不上灶屋，直接带神甫走向他的卧房。当初教区委员在红客厅外面的楼梯台上装了一扇大玻璃门，隔成一个小过厅。皮罗托看见烛台放在小过厅的桌子上，奇怪得说不出话来。他急急忙忙进房，发觉壁炉里没有火；玛丽亚娜来不及下楼就被神甫喊住了。

他说："喂，你没有生火么？"

玛丽亚娜回答说："对不起，神甫。生过的，大概又熄了。"

皮罗托重新看了看壁炉肚子，明明是早上熄的火。

他道："我要烘脚，替我生炉子。"

玛丽亚娜懒洋洋的动作表示她只想睡觉。皮罗托的拖鞋也不像从前一样放在床前脚毯的正中央，他一边找一边觉得玛丽亚娜的穿扮并不像她说的才从床上起来；这才想起他受用了一年半的一切小小的照顾，近半个月都给取消了。头脑狭窄的人天生能领会细节，皮罗托忽然把当晚的四桩事情大大推敲了一番。要是别人，根本不会觉察那些琐碎事儿，在皮罗托眼中却变成四桩天大的祸事。玛丽亚娜关于壁炉的谎话，拖鞋忘了摆好，烛台一反常规移到过厅的桌子上，故意让他淋着雨在大门口呆等：事情很清楚，这样下去，他的全部幸福都要保不住了。

壁炉里的火焰亮起来了，床前的陪夜灯点上了，玛丽亚娜也出去了，临走可不像往常那样问一声："先生还有别的事没有？"过世的朋友留下一张漂亮宽敞的大靠椅，皮罗托轻悠悠地往靠椅上坐下，可是坐下去的动作颇有悲哀的意味。老头儿充满了大祸将临的预感，不由得垂头丧气；一双眼睛把美丽的挂钟，五斗柜，椅子，窗帘，地毯，方形木床，圣水缸，十字架，瓦朗坦[①] 的《圣母像》，勒

① 瓦朗坦（1601—1634），法国画家。

布伦[1] 的《基督像》，把房内所有的杂物一样样瞧过来；脸上那副痛苦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恋恋不舍的和生平第一个情妇诀别，或者一个老年人和他最后种的几株树木分手。迦玛小姐暗中折磨他已经有三个月光景，副堂长到现在方始发觉，老实说是晚了一些；房东的不怀好意，换了一个聪明人早就看出了。所有的老姑娘都有一套本领，能够把出于仇恨的话和行动特别点明。她们会像猫一样抓人。而且不但伤人，伤了人还觉得开心，还要叫受害的人看出她们在伤害他。一个老练的人决不让人家抓第二回，忠厚的皮罗托直要脸上被抓了好几把才相信对方真有恶意。

教士专门指导人的信仰，坐在忏悔室里挖掘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养成一种盘三问四的聪明；皮罗托就凭这点儿聪明，想把下面的意见当做宗教辩论的大题目一般加以证实：

“就算迦玛小姐想不起我上德·利斯托迈尔太太家，就算玛丽亚娜忘了生火，就算她们当我早已回来；但既然我早上亲自端下烛台，——对，是我亲自端下去的!!! ——那么迦玛小姐看见我的烛台在她客厅里，决不可能当我已经睡觉。由此可见，迦玛小姐的确故意让我在门外淋雨；而且把烛台端到我屋里来，要我知道——”想到这里，事情越发严重，急得皮罗托叫出声来：“要我知道什么呢？”他站起身子脱掉湿衣服，换上睡衣，戴上睡帽。

然后他从床边走向壁炉架，指手画脚，用各种不同的声调说了一大堆话，每句结尾都逼尖着嗓子，仿佛代表惊叹号。他说：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呢？干吗她要恨我呢？玛丽亚娜不会忘记替我生火的！是迦玛小姐叫她不要生的！她对我说话的口气和态度明明是我倒了霉，惹恼了她，除非小孩儿才看不出来！沙帕鲁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事！要受这样的罪怎么活得下去呢？……何况到了我这个年纪！……”

他上床的时候希望第二天能弄明白为什么迦玛小姐要恨他，

---

① 勒布伦(1619—1690)，法国画家，装饰家和艺术理论家。

要把他想望了那么久而享受了两年的幸福一笔勾销。可是迦玛小姐跟他过不去的内情，他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并非事情奥妙得猜不出来，而是因为老好人缺少那种坦白的精神，不像大人物或者大混蛋那样会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批评自己。世界上只有天才或阴谋家才会对自己说："我错了。"只有利害关系和出众的才干帮你出起主意来才认真细致，眼光透彻。皮罗托神甫可是忠厚到近于糊涂，所有的一些知识是靠死用功硬装进去的，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所谓生活不过是做弥撒，听忏悔，替本地几家女子私塾和几个赏识他的好心的太太当忏悔师，花的心思仅仅是代人解决一些无足重轻的良心问题。所以皮罗托竟是一个大孩子，社会上的习惯大半不知道只有人类天生的自私，加上教士特有的自私以及外省狭窄的生活养成的自私，在他身上暗暗发展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谁要有兴致挖掘一下副堂长的心理，指出他在极琐碎的生活细节方面，在私生活的极微小的义务方面，他所欠缺的主要就是他自以为具备的牺牲精神；皮罗托经过这样的点拨，一定会责罚自己，会真心实意用苦行来补赎。但是被我们伤害的人，即使我们是不知不觉伤害的，也不大肯考虑到我们出于无心，他们要报复，而且自有办法报复。因此皮罗托尽管软弱无能，也不能不受报应：大公无私的天道执行赏罚的时候往往假手于人，一般糊涂虫只晓得把这种情形叫做人生的不幸。过世的沙帕鲁和副堂长的差别，只在于一个是圆滑而机灵的自私自利者，一个是率直而笨拙的自私自利者。沙帕鲁寄宿到迦玛小姐家，对女主人的性格看得明明白白。当忏悔师的经验使他知道，老姑娘因为踏不进社会，心中老是怨气冲天；所以他在迦玛小姐家的行事都经过周密的考虑。那时女主人不过三十八岁，还有相当的野心，而在一切胸有城府的人身上，野心后来都变做自命不凡。教区委员懂得要同迦玛小姐和睦相处，对她的殷勤与关切必须始终如一，行事要比教皇更正确。为了做到这一点，沙帕鲁尽量少跟女主人接触，只限于礼貌上应有的交际，和住在一所屋里的人避免不了的应酬。他虽然跟脱鲁倍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